大莊嚴論經卷第八　事

馬鳴菩薩造

後秦三藏鳩摩羅什譯

復次治身心病唯有佛語是故應勤
聽於說法我昔曾聞漢地王子眼中
生瞙遍覆其目遂至闇冥無所覩見
種種療治不能瘥除時竺叉尸羅國
有諸商估来詣漢土時漢國王問估
客言我子患目尒等遠来頗能治不
估客荅言外國有一比丘名曰瞿沙
唯彼能治時王聞已即大資嚴便送
其子向竺叉尸羅國到彼國已至尊
者瞿沙所而作是言吾從遠方故来
療目唯願哀愍為我治眼尒時尊者
許為治眼多作銅盞賦與大衆語諸
人言聞我說法有流淚者置此椀中
因即為說十二緣經衆會聞已啼泣
流淚以椀承取聚集衆淚向王子所
尊者瞿沙即取衆淚置右掌中而說
偈言

我今已宣說　甚深十二緣　能除無明闇
聞者皆流淚　此語若實者　當集衆人淚

人天夜叉中　諸水所不及　以洗王子眼
離障得明淨　尋即以淚洗　膚翳得消除
尒時尊者瞿沙以淚洗王子眼得明
淨已為欲增長大衆信心而說偈言
佛法極真實　能速除翳障　此淚亦能除
如日消冰雪
是諸大衆見是事已合掌恭敬信生
信心得未曾有身毛驚竪即說偈言
汝所作希有　猶如現神足　醫藥所不療
淚洗能除患
時諸比丘聞法情感悲泣雨淚尊者
瞿沙告諸衆會雖為是事此不為難
如來往昔億千劫中修行苦行以是功
德集此十二因緣法藥能令聞者悲
感垂淚婆須之龍吐大惡毒夜叉惡
鬼遍滿舍宅吉毗埵陁羅根本獸道
此淚悉能消滅無遺是乃為難況斯
翳障猶如蚊翅而除滅之何足為難
設大雲霧幽闇晦冥惡風暴雨此淚
亦能消滅是時狂醉象軍及以步兵
鎧仗自嚴以淚灑之軍陣退散一切
種智所修集法其誰聞者而不雨淚
然以此淚能攘災患唯除宿業彼時

王子既得眼已歡喜踊躍又聞說法
猒患生死得須陁洹果生希有想即
說偈言

誰得聞佛法　而不生歡喜　我已深敬信
至心聽說法　耳聞希有事　目患亦消除
慧眼與肉眼　俱悉得清淨　治眼中冣上
無過於大仙　我今稽首礼　衆醫中冣勝
以一智寶藥　開我二眼淨　世間有心人
誰不敬信者　若設有少智　云何不生信
釋迦牟尼尊　衆生之慈父　言說甚美妙
柔和可愛樂　濟拔事已竟　得達于彼岸
意根法微細　作意當解了　乃至邊地人
亦能得開悟

復次若得四不壞淨寧捨身命終不
毀害前物是故應勤修四不壞淨我
昔曾聞有一罪人應就刑法時旃陁
羅次當刑人彼旃陁羅是學優婆塞
得見諦道不肯殺人典刑戮者極生
瞋忿而語之言汝今欲違王意法耶
優婆塞語典刑戮者言汝甚無智王
今何必苦我殺人雖復色身屬王作
旃陁羅聖種中生名曰法身不屬於
王非所制也即說偈言

釋迦牟尼尊　具一切種智　因時能教化
滅除一切過　閻羅王之法　果時始教化
臨苦為説苦　易壞亦可違

時典刑戮者以此人違犯王禁即將詣王言此旃陁羅不用王教王語之言汝何故不用王教白言大王今應生信發歡喜心而説偈言

除我三毒垢　獲得寂滅因　無上之大悲
十力世尊所　受持於禁戒　乃至蟻子
猶不起害心　何況於人耶

時王語言汝若不殺自命不全此優婆塞見諦氣勢便於王所抗對不難而作是言此身隨王王於我身極得自在如我意者雖帝釋教我猶不隨王聞此語極大瞋忿勅令使殺彼旃陁羅父兄弟七人盡不肯殺王遂殺之有二人在至第六者勅使殺之亦不肯殺王又殺之至第七者又不肯殺王復殺之老母啓王第七小者為我寬放王言今此人者是汝何物老母答言皆是我兒王復問言前六者非汝子耶答言亦是王言汝何以獨為第七子耶尒時老母即説偈言

大王應當知 六子皆見諦 悉是佛真子　大莊嚴論經卷第八 第五張 事 李
決定不作惡 是故我不畏 今此第七子
猶是凡夫人 脆為身命逼 造作諸惡業
是故我今者 來王請其命 人王得自在
唯願活此子 臨終時恐怖 或能造諸惡
凡夫臨死時 但觀其現身 不見於後事
能觀後世報 非凡夫境界
爾時大王而作是言 我於外道未聞
是語 今說因果了如明燈 旃陀羅口
作如是說 王生決定意 名為賢聖 持
非是旃陀羅 雖名旃陀羅 實修善行
者 自命尚不惜 況應諸親屬 護戒劇
護財 不顧身命 及以眷屬 唯持禁戒
即說偈言
世人觀種族 不觀內禁戒 護戒為種族
設不護戒者 種族當滅壞 我是旃陀羅
彼是淨戒者 彼生旃陀羅 作業實清淨
我雖生王種 實是旃陀羅 我無悲愍心
極惡殺賢人 我實旃陀羅
爾時大王將諸眷屬詣於塚間供養
其屍 王復說偈言
此覆善功德 如灰而覆火 口雖不自說
作業已顯現 帝釋常供養 如是堅行者

不惜己身命 而護於戒行
尒時彼王將諸群臣數千億婆羅門
等悉詣塚間而作是言如是大士雖
名旃陁羅實是大仙人積聚死屍為
其陷沒 王復說偈言
勇健持戒者 以刀分解身 尸骸委在地
血泥以塗身 以持禁戒故 今日捨此身
堅心不犯惡 守戒而至死 得佛法味者
智者皆應尒 王復說偈言
愚癡之所盲 貪欲之垢汙 著我所諸根
掉動而不定 不討於惡業 但取現在樂
結使垢塗汙 智者常觀察 身財危脆想
亦如河岸樹 終不造惡業 智水洗心垢
尒時大王近旃陁羅身敬尚法故繞
屍三帀長跪合掌而說偈言
南無歸命法 善能觀察者 捨於短促命
而不捨於法 假設入火林 見諦毀禁戒
終無有是處 此即是明證 此人持佛語
終無有二志 卧於泥血中 以護佛戒故
此屍以火焚 即變為灰土 持戒善法名
同於世界盡
以何因緣而說此事欲示諸道無有
變異佛說見諦終無毀破四大可破

四不壞淨終不可壞

復次心有憍慢無惡不造慢雖自高
名自卑下是故應當斷於憍慢我昔
曾聞佛成道不久度優樓頻螺迦葉
兄弟眷屬千人煩惱既斷鬚髮自落
隨從世尊往詣迦毗羅衛國如佛本
行中廣說閱頭檀王受化調順諸釋
種等恃其族姓生於憍慢佛婆伽婆
一身觀者無有猒是身體豊滿不肥
不瘦婆羅門等苦行来久身形羸弊
雖內懷道外貌極惡隨逐佛行甚不
相稱尒時父王作是念言若使釋種
出家以隨從佛得相稱副作是念已
擊鼓唱言仰使釋種家遣一人令其
出家即奉王勅家遣一人度令出
家時優波離為諸釋等剃鬚髮之時
涕泣不樂釋等語言何故涕泣優波
離言今汝釋子盡皆出家我何由活
時諸釋等聞優波離語已出家諸釋
盡以所著衣服瓔珞嚴身之具成一
寶聚盡與優波離語優波離言以此
雜物是用給汝終身自供優波離聞
是語已即生猒離而作是言汝等今

皆猒患珎寶嚴身之具而皆散棄我
今何為而收取之即說偈言
是諸釋種等 棄捨諸珎寶 如捐惡糞掃
并及諸草葉 彼捨於愛著 云何方貪取
我設取寶聚 內心必貪著 計為我所有
是則為大患 諸釋捨所患 我今設取者
是為大過患 譬如人吐食 狗來噉食之
我收他所棄 與狗有何異 我今畏寶聚
如離四種毒 善根內觸發 不貪戀寶聚
我今必棄捨 欲向世尊所 求索出家法
時優波離說此偈已復說偈言
見他得勝法 始生欣尚心 願令我已身
回彼獲勝事 我今欲自出 當勤作方便
時優波離復作念言我今決定必當
出家但當勤求千婆羅門先於佛所
已得出家釋種剎利姓其數五百亦得
出家婆羅門剎利二姓俱貴然我首
陁其姓卑下復為賤役於彼勝中求
索出家為可得不我於今者有何勢
力云何此中而得出家即說偈言
剎利姓純淨 婆羅門多學 生處如摩尼
皆共聚集此 我身首陁種 云何得參豫
如似破碎鐵 間錯於真金 婆伽婆佛陁

我聞具種智　今我當往彼　悲愍一切者
應淨不應淨　應出不應出　一切外道衆
不知解脫處　唯有滅結者　能知於解脫
時優波離說是偈已　到世尊所　胡跪
合掌右膝著地而說偈言
於四種姓中　俱得出家不　涅槃解脫樂
我等可得耶　善哉救世者　大悲普平等
哀愍願聽我　得及出家次
尒時世尊知優波離心意調順善根
淳熟應可化度　即舉相好莊嚴右手
以摩其頂　而告之言　聽汝出家外道
秘法不示弟子　如來不尒大悲平等
而無偏黨　等同說法　示其勝道而拔
濟之　猶市賣物　不選貴賤　佛法亦尒
不擇貧富及以種姓　即說偈言
誰渴飲清流　而不充虛乏　誰秉熾然燈
而不滅黑闇　一切種智法　普共一切有
誰有修行者　不得勝妙義　譬如食石蜜
貴賤等除陰　剎利婆羅門　佛法普平等
得盡三有時　諸姓等無異　譬如三種藥
對治風冷熱　藥不擇種姓　貴賤皆能治
法藥亦如是　能治貪恚癡　四姓悉皆除
高下無差別　又如火燒物　不擇好惡薪

大莊嚴論經卷第八 第十張

善整亦如火 不擇貴與賤 猶如水洗浴
四姓皆除垢 盡苦之邊際 諸種普得離
尒時世尊猶如晴天無諸雲翳出深
遠聲猶如雷音如大龍王亦如牛王
如迦陵頻伽聲亦如蜂王又如人王如
天伎樂出梵音聲告優波離樂出家
不優波離聞是聲已心生歡喜叉手
白佛願樂出家佛告之曰優波離善
來比丘汝今於此善修梵行聞是語
已鬚髮自落袈裟著身威儀齊整諸
根寂定如舊比丘五百釋種皆白四
羯磨受具足戒佛言我今當以方便
除諸釋種憍慢之心尒時世尊語諸
釋種汝等今者應當敬礼諸舊比
丘上座憍陳如阿毗馬師比丘等次
第為礼優波離最在下坐釋賢王次
諸釋中最為導首尒時諸釋敬順佛
教次第礼足至優波離見其足異尋
即仰觀見優波離面時諸釋等甚用
驚惟猶如山頂瀑水流注觸崖迴波
而作是言我等日種剎利之姓世所
尊重云何今者於己僕使卑下之姓
剃髮之種而為礼敬我等今當向

佛世尊具說上事白佛世尊優波離
所亦敬礼耶佛告釋種今我種此法
斷憍慢處時諸釋種白佛言此首陁
羅種佛告之曰一切無常種姓不定
無常一味種姓亦尒有何差別時諸
釋種復白佛言世尊此剃髮之種我
等日姓中出佛告釋等一切世間如夢
如幻種姓之中有何差別諸釋種等
白佛言世尊此是僕使我等是主佛
告釋言一切世間皆為恩愛而作奴
僕未脫生死貴賤無異捨汝憍慢時
諸釋等端嚴殊特如華敷榮合掌向
佛懷疑猶豫而作是言必使我等礼
優波離足耶佛告釋種非獨於我一
切諸佛出家之法悉皆如是時諸釋
等聞佛重說出家法已儼然而住如
樹無風心意愁惱皆同聲言我等云
何違佛教勅宜順佛教先舊智人作
如是語如來所以先度優波離者為
欲摧破諸釋種等憍慢心故諸釋於
是捨棄憍慢順出家法亦為未來貴
族出家所順法故拔陁釋等久習憍
慢今拔其根為優波離接足作礼當

礼之時大地城郭山林河海悉皆震
動諸天唱言釋種今日憍慢山崩即
說偈言

嗚呼捨憍慢　種族色力財　隨順於佛教
如樹隨風傾　日種刹利姓　頂礼優波離
除捨我慢心　諸根皆寂定　諸大勝人等
真實無諂偽　福利衆德備　其數如竹林
名聞婆羅門　貴族刹利等　如是名德衆
入於牟尼法　莊嚴諸聖衆　如星圍繞月
羅列在空中　嗚呼法熾盛　如來之大海
最上功德水　湛然溢其中　衆河之所歸
世間衆勝智　無不歸佛法　人天衆增長
皆是出要道　如來善分別　說法滅憍慢
弟子衆一味　如海等一味

以何因緣而說此事佛法出於世為
斷憍慢故

復次得見諦者不為天魔諸外道等
之所欺誑是故應勤方便必求見諦
我昔曾聞首羅居士甚大慳悋舍利
弗等往返其家而說偈言

愚道深如海　亂心如濁水　為慳流所漂
言則稱無物　嫉妬之大河　邪見魚鱉衆
充滿如是處　漂流不止息　今當拔慳根

成就施果報　大悲之世尊　無畏之釋子　大莊嚴論經卷第八　第十二張　[illegible]
見諸沒苦厄　我等應救濟
尒時尊者摩訶迦葉早起著衣持鉢
向首羅長者家而讚布施時彼長者
以不喜故如稍剌心語迦葉言汝為
愛請為欲乞食迦葉答言我常乞食
長者語言汝若乞食宜應及時迦葉
即去如是舍利弗目連等諸大弟子
次第至家都不承待尒時世尊往到
其家語首羅言汝今應修五大施首
羅聞已心大愁惱作是思惟我尚不
能修於小施云何語我作五大施如
来法中豈無餘法諸弟子等教我布
施世尊今者亦教布施作是念已白
佛言世尊微細小施尚不能作况當
五大施乎佛告長者不殺名為大施
不盜不邪婬不妄語不飲酒如是等
名為五大施聞是語已心大歡喜作
是思惟如此五事不損毫釐得大施
名何為不作作是念已於世尊所深
生歡喜信敬之心而作是言佛是調
御丈夫此實不虛自非世尊誰當能
解作如是說誰不敬從無敢違者即

說偈言
色貌無等倫 才辯非世有 世尊知時說
梵音辭美妙 所說終不虛 聞者盡獲果
說是偈已深於佛所生歡喜心即入
庫藏取二張氎欲用施佛又自思惟
猶以為多欲與一張又復更思嫌其
少故還與二張佛知心念即說偈言
施時鬪諍時 二俱同等說 二德都不住
儜劣丈夫所 施時鬪諍時 等同所作緣
尒時首羅聞是偈已如來世尊知我
所念歡喜踊躍破於慳悋捉氎施佛
佛知首羅至心歡喜如應說法破首
羅二十億我見根得須陁洹尒時世尊
即從坐起還其所止首羅歡喜送佛
還于其家心生欣慶尒時魔王見首
羅歡喜作是念言我今當往詣首羅
所破其善心作是念已化作佛身三
十二相八十種好至首羅家即說偈言
身如淨金山 圓光極熾盛 自在化變現
庠步如象王 來入首羅門 如日入白雲
覩者無猒足 明如百千日
尒時光照首羅家首羅驚疑為是何
人即說偈言

如融真金聚　充滿我家中　猶日從地出
其光倍常明
說是偈已極生歡喜如彼甘露灑于
其身而作是言我有大福如來今者
再入我家雖復再来不為希有何以
故如来世尊常以慈悲濟度為業復
說偈言
頭如摩陁果　膚如淨真金　眉間白毫相
其目淨脩廣　如開敷青蓮　寂定上調伏
無畏徐庠步　容貌殊特妙　圓光滿一尋
如用自莊嚴　勇猛自唱言　我今真是佛
尒時魔王極自莊嚴在首羅前告首
羅言我先說五受陰皆因習而生修
八正道滅五受陰此是邪說時彼首
羅聞是說已甚生疑怪貌相似佛所
說乃非我為是夢為心顛倒聽其所
說甚為貪嫉是何惡人化作佛形如
華聚中有黑毒虵我今審知此定是
魔如賣針人至針師家求欲賣針汝
今彼句聽我佛子之所宣說偈言
猶如扇須弥　尚可令傾動　欲令見諦心
傾動隨汝者　終無有是處　汝可惑肉眼
不能惑法眼　佛知此事故　而作如是說

大莊嚴論經卷第八 第十六張

肉眼甚微劣 不能別真偽 若得法眼者
即見牟尼尊 我得法眼淨 見於滅結者
終不隨汝語 汝徒自疲勞 不能見惑亂
吾今諦知汝 實是惡波旬 見四真諦人
終不可移動 如以金塗錢 欲誑賣金家
此事亦難成 外現其金相 其內實是銅
猶如以虎皮 用覆於驢上 形色惑肉眼
出言知汝虛 如火有冷相 風相恒常住
假使日光闇 月可作熱相 不能使見諦
而有動轉心 設使滿世界 草木及瓦石
麋鹿禽狩等 悉皆作佛像 不能動我意
令有變異相 況汝一魔身 而能動搖我
首羅種種說 苦切責波旬 猶如勇健人
入陣擊停者 時魔即恐怖 速疾還天宮
師子王住處 象到尋突走 波旬亦如是
見諦所住處 諸魔不敢停
復次不得禪定於命終時不得決定
我昔曾聞婆須王時有一侍人名多
翅那迦王所親愛為讒謗故繫於獄
中又更譖毀王大忿怒遣人殺之時
諸眷屬皆來圍繞而語之言汝聰明
知見過於人表汝今云何其心擾動
今死時至何事最苦那迦答言畏死

恐怖心不能定即說偈言

我先於父母　諸親及眷屬　離別生憂惱
以為苦中極　方今死時苦　彼苦皆輕微
思計衆苦中　死苦亦不大　莫知所生處
心身燋熱惱　今去極速疾　不知所趣處
身既不離欲　誰能不驚懼　精神甚荒擾
如盲涉長路　竟知何所向　心意極頹捨
猶如沙聚散　無可遮制處　如佛之所說
心存由心使　我今倒錯亂　難得生善處
由心自在故　隨意取諸趣　今我心躁擾
不能持令住　我昔來愚淺　貪著五欲樂
不能觀內身　繫念於善處　依止何山林
端坐而繫念　如此上妙事　今方生願羨
彼得伏藏禪　安樂寂靜故　我念牟尼說
三偈之句義　放逸行非法　修行非所作
棄捨於義利　貪著所愛處　方欲修善處
不覺死卒至　離彼平正道　逐此邪嶮徑
如軸折頓往　坐守極愁惱　越於如實法
修行非理事　愚凡夫死至　軸折守愁惱

何緣故說是先不善觀察而作死想臨終驚怖方習禪觀以不破五欲故莫知所至悔恨驚怖即說偈言

智者應繫念　除破五欲想　精勤執心者

終時無悔恨　心意既專至　無有錯亂念
智者勤提心　臨終意不散　專精於境界
不習心專至　臨終必散乱　心若散乱者
如調馬用禮　若其闘戰時　迴旋不直行
不善觀者不攝五根設臨終時心難
禁制如庫藏中鎧鉀朽故臨敵將戰
器鉀散壞不習撿心命終亦尒
復次有實功德應當供養智者宜應
恭敬有德我昔曾聞阿越提國其王
名曰因提拔摩有弟名湏利拔摩為
諍國故二人共闘湏利拔摩擲絹羂
因提拔摩頭羂已急挽因提拔摩極
大怖作是願言今若得脫當於佛
法中作般遮于瑟會作是願時羂索
即絕於佛法僧深生信敬即勅大臣
名浮者延蚉多營般遮于瑟于時大
臣即奉王教設般遮于瑟使人益食
時彼大臣處上座頭坐見上座比丘
留半分食呪願已訖以此餘食盛著
鉢中從坐起去如是卅三大臣見已生
不信心作是思惟如此比丘必不清
淨作是念已具以此事上白於王王
聞大臣卿極得信心臣答王言不得

信心何以故上座比丘留半分食從
坐起夫必以此食與他婦女我生疑
惑王聞是語兩手覆耳告大臣曰莫
作斯語汝今莫妄稱量於人汝無智
力云何而能分別前人如佛言曰若
妄稱量衆生必為自傷汝莫作是顛
倒邪見即說偈言
戒定慧寂滅　得多聞覺慧　此是善逝子
隱藏於功德　猶如灰覆火　久履智戒行
世尊之所說　汝不共住止　云何知其行
佛說菴羅果　喻於四種人　唯善丈夫者
善能知分別　有佛世尊說　及與佛等者
乃可稱量人　是故汝不應　輕蔑佛弟子
橫生分別想　譬如伏藏中　以土覆其上
誰知下有寶　汝往不須去　自當往觀察
我從今已往　躬當供養僧　愚擬服好藥
便變成於毒
爾時大王躬詣僧中供養衆僧手自
斟酌爾時上座如前留食呪願已訖
即便持去王即逐上座後語上座言
上座年老可以鉢盂與我令捉于時
上座難不與鉢強隨索鉢乃至真陀
羅村不欲與鉢時彼上座即說偈言

我知汝淨信　悲愍能拔濟　王雖生濁世
威儀甚嚴整　上世諸勝王　猶故不能及
不知我戒行　但見其出家　未曾有往來
亦無有返報　而能深愛敬　恩過於愛父
雖不見汝心　諸根皆和悅　日出於空中
密雲覆不現　雖有此翳障　花敷知日出
知王有深信　奇特未曾有　能卑下自屈
欲爲我執鉢　榮貴福利具　然能不憍逸
諸王得自在　憍慢盲其目　用造諸惡業
頗隊多缺失　勇捍有智力　善解用財施
觀身如幻炎　知取堅實法　略說而言之
一切皆增長　如汝自調順　教化中最上
賢勝所行道　若衆隨順行
我今既受王供　王以下心　從我索鉢
供養已足　不須取鉢　尒時彼王遂更
慇懃重隨索鉢　比丘念言　今王何故
欲得我鉢　即入定觀　知王欲用調伏
大臣故　是以索鉢　即說偈言
凡夫愚闇人　欲動須弥山　我今當與鉢
以護其心意　欲當有毀譽　我心都無異
於我生不信　損減衆多人
說是偈已　捨鉢與王　王尋捉鉢　猶如
象鼻捉青蓮花　遂比丘去　到旃陁羅

家時彼比丘命王入舍王不肯入次
問前往比丘老母先得阿那含果具
足天眼能知他心又知他人善根因
緣時彼老母即白王言王勿怯弱來
入我舍即說偈言

汝不應生疑　世首陁會含　非旃陁羅家
首子得羅漢　第三須陁洹　我是一切智
佛之優婆夷　住於阿那含　汝但觀戒行
莫問出生處　但取我道德　莫觀家眷屬
最後生此家　功德有殊勝　如似沙石間
能出好真金　伊蘭能出火　淤泥生蓮花
觀人取道德　何必其族姓　伊蘭與旃檀
然火皆熱惱　二俱有所成　功德等無異

王聞老母說是偈已嗚呼乃是法中
大人佛體大悲使旃陁羅獲不死處
不擇種姓佛所說法旃陁羅中作師子
乳王又思惟若供養種族失於功德
若供養功德不應分別旃陁羅也王
復說偈言

但當供養德　不應觀生處　婆羅門說諭
淤泥生蓮花　天與阿修羅　敬戴著頂上
婆羅門有過　智者皆棄捨　彼若造作惡
可說無過耶　然實是過罪　旃陁有德者

豈可不取耶　實復有功德　如此旃陁羅
我應生供養　如是旃陁羅　山林修苦行
此名為仙聖　非是旃陁羅　旃陁羅殺鹿
王者食其肉　彼之所造罪　亦復取用射
以是因緣故　我應隨順行　旃陁有德者
云何不採取
說此偈已王入其家長跪合掌作是
思惟先礼老母應先礼佛如來世尊
示旃陁羅如此正道能示一切眾生
安隱正道應先礼佛即說偈言
南無苦行仙　醫王中最上　我今以佛故
敬礼於下賤　如依須弥山　烏鹿同金色
從他聞此事　我今現證知　依佛須弥山
賤者皆可貴　一切種智海　淨意度彼岸
唯佛救世間　慈等無惡意　於諸眾生等
能為最親厚　能於一解脫　分別說多種
外道狂顛倒　橫分別種姓
尒時大王說是偈已作礼而去

大莊嚴論經卷第八

癸卯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勑彫造